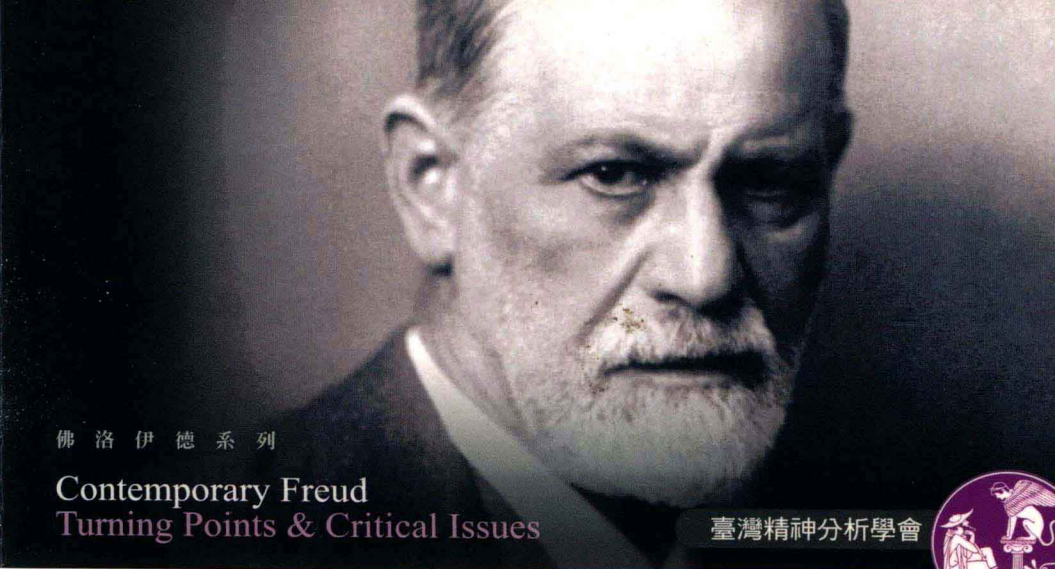




佛洛伊德系列

Contemporary Freud
Turning Points & Critical Issues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



Freud's: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佛洛伊德的 「論自戀」： 一篇導論

Edited by Joseph Sandler, Ethel Spector Person, Peter Fonagy
For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佛洛伊德系列

Contemporary Freud
Turning Points & Critical Issues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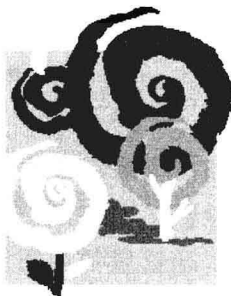
Freud's: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佛洛伊德的 「論自戀： 一篇導論」

Edited by Joseph Sandler, Ethel Spector Person, Peter Fonagy
For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劉佳昌◎校閱

李俊毅◎譯



1BVU

佛洛伊德的「論自戀：一篇導論」

主 編 — Joseph Sandler, Ethel Spector Person, Peter Fonagy

譯 者 — 李俊毅(94.3)

校 閱 者 — 劉佳昌

發 行 人 — 楊榮川

總 編 輯 — 龐君豪

主 編 — 陳念祖

責任編輯 — 李敏華

封面設計 — 哲次設計

出 版 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區中山路6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09年4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420元

序 言

這是「當代佛洛伊德：轉捩點與關鍵議題」(Contemporary Freud: Turning Points and Critical Issues)系列的第二冊，其中第一冊是《論佛洛伊德的「有止盡與無止盡的分析」》(On Freud's "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這系列是 Robert Wallerstein 所建議，他指示成立一個出版委員會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s)，由 Joseph Sandler 擔任主席；這個提案的初衷是期盼提供 IPA 會員一個知識交流的新模式。這樣的知識交流似乎具有前所未見的急迫性，因為在世界各地精神分析的發展愈來愈迅速，各自具有其獨特而重要的觀點。

這一系列的每一本著作起頭都是一篇佛洛伊德的經典論文，接著則是由許多來自不同理論學派與地域背景的傑出精神分析學者提供的評論。非但回顧相關文獻，每位撰稿者被要求闡明個別評論之重點，釐清評論中可能的模糊不清的部分，並且建立原始論文與當今學界重要觀點之間的連結。所有評論都是刻意採取教學性態度，並且正如他或她在主持一場學術研討會般表達撰稿者的觀點。雖然每一冊或許都可視為有用的教學文本，然而對任何人去閱讀或是重讀佛洛伊德，或是探索一個特定主題——此處就是自戀——也都會有莫大幫助。IPA 出版委員會的期待是每一冊都可以讓讀者與撰稿者融入一種內在對話狀態，藉此作為一種私人讀書團體。

考量到自戀之於當今理論關切的重要性，將這一冊的焦點擺在佛洛伊德的經典論文「論自戀：一篇導論」(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似乎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所有功勞應當

歸屬於 **Joseph Sandler**，當決定出版這一系列書籍時，他正是出版委員會主席，他參考其顧問委員會的建議，挑選出這一冊的撰稿者。接著，撰稿者們也都非常慷慨地參與這個計畫，豐碩的成效不證自明。

我要特別感謝 IPA 辦公室 **Lynne McIlroy** 在確認同意，以及協調如此跨國性壯舉方面所做的龐大努力；還有哥倫比亞精神分析中心（**Columbia Psychoanalytic Center**）的 **Doris Parker**，她協助檢查英文參考文獻。我也要感謝 **Gladys Topkis**、**Eliza Childs** 以及 **Cecile Rhinehart Watters**，他們投入重要的編輯工作，他們的耐心，以及念茲在茲地協助這本書問世。

ETHEL SPECTOR PERSON

導 論

即使對於非正式的精神分析觀察家而言，再明顯不過的是最近幾年來自戀議題已經躍上舞臺中心。自戀概念是修訂理論的關鍵點，而對於病態自戀的治療是技術革新與技巧理論演化的核心。自戀逐漸受到的廣泛關注也讓它得以進入大眾文化領域中，這個詞彙以一種輕蔑的意涵被用來指稱只在乎自己利益（*self-preoccupation*），以及用來描述某些現代的生活觀（即使這與臨床工作者使用這個詞彙時的用意有很大的差異）。然而，不管自戀獲得青睞是多麼近代的事，它在病理學與日常生活、在愛戀中、在正常發展的重要性，最先是隱約地出現於1914年佛洛伊德這篇具有重大啟示的文章中。

即使我們有足夠證據顯示佛洛伊德寫下《論自戀：一篇導論》之前已經可以直覺地掌握自戀議題，甚至在他的方面嘗試建構自戀理論，然而直到這篇文章他才第一次思索到自戀在精神分析中所蘊含的寬闊意涵。的確，這篇可被公認是佛洛伊德思想中一系列轉捩點之一，讓我們瞭解到動機源自本能的滿足（*instinctual gratification*）以外的某物，並且不只預示結構理論的出現，尚有客體關係理論以及與自我相對之自體概念的重要性，還有此後其他後續的理論發展。如同他在本文中說得很清楚，佛洛伊德很清楚知道他啟動的是一個為時長久的討論，而非強占一個主題——譬如，當時他列舉許多特定「建議擱置不談的議題，將它們當作仍待探索的重要工作領域」（92）。我們很中肯地認為，佛洛伊德稱呼他這篇自戀論文為「一篇導論」是相當慎重的；這是他的先見之明，而非矯揉造作。

第一眼瞥見「論自戀」會被它的簡單所矇蔽，正因為它如同佛洛伊德的所有散文一樣淺顯易讀；不過，事實上它卻是一篇經過濃縮填塞、高度理論性的論文，它所提出的某些觀點至今依然持續論辯著。佛洛伊德在第一部分開門見山地聲明「自戀」這個詞彙借自 Näcke ——他用來描述一個人對待自己的身體，大致猶如對待一個性客體。根據佛洛伊德的觀察，這樣的態度經常可見於同性戀，他並且認為自戀階段可能是正常人類發展的一部分。再者，他覺得在某些病患中存在著一種自戀態度，限制了他們對於精神分析的感受性。在這些案例中，他建議無須視自戀為一種性倒錯，而是一種「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本能之利己性（egoism）的原欲補充物（libidinal complement）」（73-74）。

某種程度上，佛洛伊德表明他對於精神分裂症的興趣引導他進一步探索自戀。精神分裂症表露出兩種根本特徵：自大狂與相應地撤回對於外在世界的興趣。精神分裂症退縮的型態與程度與精神官能症有所不同。在分析中，精神官能症有能力與幻想客體維持一種性愛關係，即使這並非真實客體；相對的，精神分裂症從外在世界撤回興趣後，並未灌注於幻想客體上（直到精神分裂症病患取代其客體，這應該被解釋為次發性恢復過程的一部分）。將其臨床觀察轉譯為原欲的術語，佛洛伊德認為「客體原欲」被撤回，並且重新導向自體而成為「自我原欲」。從外在世界被撤回，並且被如此重新導向的原欲構成「自戀」，這足以解釋精神分裂症病患的自大狂現象。因為精神分裂症的自戀是一個次發現象，原欲循著與原來相反方向的路徑返回自我，佛洛伊德提出在兒童與原始人類觀察到的全能思想作為例證，認為必定有一個原發的嬰兒期自戀。在其著名的阿米巴原蟲隱喻中，他假定最初對於自我的原欲灌注

(libidinal cathexis)，以及隨後將許多原欲能量重新導向客體，類似於阿米巴原蟲的偽足自本體往外延伸，並改變其形狀與方向。

此處他首先提出兩種原欲類型——客體原欲與自我原欲——因為原欲被視為一固定量，其中一個類型增加會導致另一類型減少。譬如，在浪漫的戀愛中，客體被大量灌注，自我原欲因此減少；在精神分裂症中，客體灌注幾乎消失殆盡，而自我被灌注更多的原欲（我們的評論者中，許多人特別提到這篇論文中，佛洛伊德使用的「自我」如同我們大部分人現在所使用的「自體」）。儘管佛洛伊德主張原欲是個單一體，他依然持續堅持原欲與自我本能之間的區分（為何如此——1914年辯證與理論方面的當務之急？正是數位評論者所提出的議題）。光憑著本文的這一點，讀者可以很清楚感受到「論自戀」是一篇視野寬廣與意涵深遠的論文，但同時也是一篇充斥著模稜兩可與晦暗不明的論文，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佛洛伊德試圖將他的論點維持在經濟學觀點範圍之內。

佛洛伊德在第二段以一個評論作為開頭：如同研究移情精神官能症讓他可以追溯原欲的本能衝動，精神分裂症則提供他進入自我心理學的洞察力。他形容自戀不只在精神分裂症、性倒錯與同性戀是個顯著特徵，在器質性疾患與慮病症上亦同（佛洛伊德假定慮病症與精神分裂症之間有密切關係，遭到我們幾位撰稿者的質疑）。佛洛伊德舉出的問題之一是，為何強化自我原欲必然與疾病有關。他試圖藉著認定慮病症是個「真實」精神官能症來解決這個疑問。與強化自我原欲的爭議性本質有關的是佛洛伊德提出的問題：「究竟我們的精神生命為何必須超越自戀的極限，而且將原欲依附於客體」（85）。他一再重申他相信對自我灌注過多的原欲是危險的，並且斷定最終

「為了避免生病我們必然得開始去愛，而假如我們因為挫折而無法去愛，那麼我們注定得生病」（88）。

關於戀愛的研究——特別是它在男性與女性之間的不同表現——提供看待自戀的另一種觀點。佛洛伊德將客體選擇區分成兩種類型，而這可能是沿襲於兒童原來有兩種客體——他自己與照顧他的女性。在自戀型客體選擇中，個體可能愛上某個代表他現在的樣子、他過去的樣子、他想要成為的樣子、或是曾經是他自己某部分形象的人。在依賴型依附中，他可能愛上養育他的女性，或是保護他的男性。佛洛伊德斷言即使男性比較可能挑選一個依賴型愛戀客體，女性卻經常選擇一個自戀型愛戀客體。在一段絕妙的即興談話中，他提到當我們看到父母親對待他們孩子的神情時，我們會注意到「那是他們本身早已捨棄之自戀的復活與再現」（90-91）。他總結為「在自戀系統中最棘手的要點，亦即自我的永恆（immortality），因為被現實無情地壓抑著，只有透過兒童才能獲得保障。」（91）。儘管他試圖維持在一種經濟學、原欲的架構中，他的心理學洞察力卻驅使這些見解進入他的論文中。

第三段則是個精心傑作，佛洛伊德探索兒童自大狂的結局，從此處他推導出嬰兒時期原發自戀的假說。隨然部分的原發自戀（自我原欲）最終被導向客體，另一部分則受到潛抑。佛洛伊德針對這一點提出的看法，預示了他未來在十年之後所建議的結構理論。他所假設的理想自我後來成為「在兒童期被真實自我所享有之自我愛戀（self-love）的目標」（94）。在一個足堪考驗的知名論述中，他說道：「他不願意放棄兒童期的自戀性完美（narcissistic perfection）；隨著自己的成長，當受到別人的訓誡與自我嚴厲批判的覺醒之干擾而不再保有那份完美時，他試圖在一種自我理想（ego ideal）的新型式中回復那份

感覺。他所投射出去到他前面作為他的理想者，就是他在兒童期失去之自戀的替代品，當時他就是他自己的理想。」(94)。然而，佛洛伊德很謹慎地將昇華與理想化區分開來。昇華將客體原欲轉移到異於性滿足的其他目標；相對的，理想化則是擴大或是提升原欲客體，並且能夠如同適用於客體範疇般輕易地適用於自體範疇。

佛洛伊德提出一個特殊精神部門的觀點，而這個部門透過滿足自我理想來確保自戀的實現。他將這個機制等同於我們經驗所知的「良知」。他進一步說道：「促使個體形成一個自我理想的力量，這個由良知代表扮演看守者的自我理想，乃是來自其父母的批判性影響」(96)。這樣的見解讓他可以解釋被監視妄想。此處他不只預告了結構理論的出現，還有客體關係理論的誕生，和內化過程以及雙親與社會影響將被賦予之重要性。

最終，佛洛伊德著手處理自尊 (**self-regard**) 的議題，證實它與自戀原欲之間關係密切。如同我們已經提議過的，原發自戀的減少依照下面兩種方式之一；原欲被灌注於客體或是理想中。因此，自尊有三種來源：利用殘留的原始自戀，它也與愛戀與履行理想 (**fulfillment of the ideal**) 間的相互作用有密切關係。弔詭的是，佛洛伊德認為妄想精神病 (**paraphrenia**) 的自尊是升高的 (我們多數認為這是一種補償現象)；不過他也承認當一個人無法愛戀時，自尊是降低的。

因此，佛洛伊德基本上認為自我的發展是一個脫離原發自戀的過程，徒留個體殷切地期盼回復到那個幸福無比的狀態。在這單一而簡短的論文中，他探索正常發展中的自戀、愛戀關係中的自戀、以及病態自戀，此外，他也探討自戀與自我理想、自尊調節、以及群體心理學間的關係。如同 Kernberg 所

言，僅有兩種關於自戀的當代議題被遺漏：「被視為性格病理（character pathology）之特定類型或系譜的病態自戀（pathological narcissism），以及作為一種精神分析技術重要因子之自戀阻抗（narcissistic resistances）」。

任何冗長的摘要或是詳細論述都比不上我們的撰稿者提供的奧妙註釋、精心論述、闡明以及評論，每位撰稿者都是傑出的精神分析學者。每位都有其特殊手法來評論佛洛伊德的論文：譬如，援引這篇論文在 1914 年的辯證價值；分疏那些佛洛伊德提出的疑問——過去若非未被質疑，就是未獲答覆；或是將自戀主題擺在當代精神分析的脈絡中。

由 Yorke 擔綱的第一章實際上是一篇教學文本，將佛洛伊德的論文擺在其思想演化的脈絡中。對於佛洛伊德的初學者而言，這是一篇絕佳的導引，Yorke 帶領我們徹底貫穿通篇文章，未曾遺漏任何細節。他指出佛洛伊德處理自戀問題的手法是從常態與病態的觀點並進。如同性倒錯，佛洛伊德判斷較晚出現的病態現象在早期發展中可能是個常態。他將自戀置放於本能發展過程中介於自體性愛與客體選擇之間的階段。Yorke 說明佛洛伊德如何從概念上區分自我原欲與客體原欲，以及在病態的精神分裂症與常態的陷入戀愛中，這樣的平衡如何移轉。最重要的是，Yorke 解釋了為何這篇自戀論文所衍生的考慮會導致精神分析理論轉移到結構模式的必然性。

Etchegoyen 視佛洛伊德的論文為一篇「精神分析理論主體的基本著作」。他援引 Jones 的說法，以說明這篇論文對本能理論帶來的衝擊，並且提醒我們佛洛伊德所定位的原發自戀依然是許多當代精神分析爭論的焦點。藉由歸納與討論佛洛伊德這篇論文的三個段落，他提出自己認為有爭議的部分。回顧文章的第一段，他強調自戀被導入原欲理論是為瞭解釋精神分

裂症。然而，自戀並非侷限於精神分裂症，它也並非總是出現於疾病狀態，這可見於佛洛伊德針對原始人類與兒童的討論；而即使我們在如此普通的案例中見識到猶如精神分裂症中的自我膨脹與信仰魔法，此處它們並不意謂病態或是催化疾病的產生。相對的，在精神分裂症中，自戀的成因是過量的原欲返回自我身上，由於疾病的緣故導致偏離客體。藉由這樣的論述，**Etchegoyen** 認為佛洛伊德提出了一個原欲的新階段；自戀座落於自體性愛與異體性愛（*alloeroticism*）之間。**Etchegoyen** 提出一個他認為佛洛伊德未能順利回答的疑問：既然大家普遍認為自我從生命一開始就得到原欲灌注，為何我們依然得持續區辨性本能與自我本能？**Etchegoyen** 指出，基本上這正是為何 **Jung** 在 1912 年時反對原欲理論的主要原因（部分背後的政治紛爭瀰漫在佛洛伊德的論文中），而為了維護本能的雙重性（*duality*），佛洛伊德訴諸於生物學（非心理學）論點。**Etchegoyen** 的看法是，「區辨性本能與自我本能的需求原本並非存在於原欲理論，而是在於衝突理論（*theory of conflict*）——亦即動力論觀點」。藉著質疑佛洛伊德為何認為慮病症與「妄想精神病」關係如此密切，**Etchegoyen** 認為慮病症大可用證據充分的心理學觀點來詮釋，不同於佛洛伊德提出的經濟學解釋。**Etchegoyen** 看出佛洛伊德的論述有更多侷限——亦即他將原欲建築在自體性愛的基礎上，而這免除了對於客體的需求，而在佛洛伊德的理論中，只有透過自我本能才能確保客體的重要性。儘管提出這些告誡，**Etchegoyen** 依然肯定佛洛伊德的論文在精神分析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Treurniet 指出佛洛伊德當時的生物學不只促使他傾向於採納水力學觀點，同時也隔絕了研究目標，彷彿環境並不重要（本質上，就是視個人為一個封閉系統）。雖然如此，**Treurniet**

認為在 1914 年論文中，「刻劃出這個即將到來的重要進展之輪廓，但不太顧及概念清晰的守則」。他認為透過阿米巴原蟲的隱喻，佛洛伊德展現他對自戀病患的情緒感受性有種直覺的理解——這與經濟學觀點大異其趣。如同 Etchegoyen 所言，Treurniet 相信佛洛伊德提出一個些許晦澀難懂的論點，為的是保有自我本能的觀點，同時，本質上也是為了用客體愛戀與自體愛戀之間的對比取代原欲與自我本能間的對比，因此，這再度表示開始轉向一個心理學理論，而非經濟學理論。他指出即使佛洛伊德談到「自我」，他真正指的卻是「自體」。他相信即使這篇論文偏向經濟學觀點，精神分析理論中許多分枝的種子已經播種在這篇文章中。佛洛伊德起先認定自我的發展在於脫離原始自戀；這最終造成自我拚命試圖藉由自戀型客體選擇、認同作用、履行自我理想，依照這個（發展）順序回復那個狀態。Treurniet 指出這些概念——客體選擇、認同以及自我理想——為往後的結構理論預先作了安排。他也強調即使阿米巴原蟲的隱喻直覺性地概念化個體情感的感受性，這樣的見解無法被深入論述，因為佛洛伊德當時依然幾乎完全執著於經濟學觀點。佛洛伊德後來在「抑制，症狀與焦慮」（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一文才堪將情感（affects）拱上舞臺中心，而此時已經是 1926 年了。Treurniet 認為佛洛伊德 1914 年的敏銳直覺只有在進入後佛洛伊德時代的精神分析思想時才開花結果。他描述精神分析不斷擴張視野（尤其是治療邊緣型與自戀型人格組織），大大提升了我們將自體之於外在現實間有關臨床、技術以及理論層面理論化的能力，特別是在客體關係理論中。

Grinberg 則運用豐富的想像力設計一封寫給佛洛伊德的信，他也讓我們相當程度地理解佛洛伊德論文中的弦外之音。

他非常佩服佛洛伊德這篇論文，但是也看到它的侷限：「它包含了根本的創新，例如自我理想、昇華的價值、自尊、客體選擇、自我觀察機制以及良知的概念；但是這些也伴隨著某些自我矛盾以及可能備受爭議的敘述，譬如您在解釋自戀概念時毫不妥協地堅持原欲量（*libidinal quantities*）的重要性，甚至因此幾乎完全忽略客體關係及它們在這個概念中扮演的角色」。他也提及佛洛伊德試圖維持自我原欲與客體原欲之間的區別所造成的混淆，並且認為只有當佛洛伊德將性本能與自我保存本能整合為生命本能時，這個問題才能獲得解決，此時他將是拿死亡本能作為對比。**Grinberg** 為「容器／內容物」（*container/contained*）模式作了一個有趣的摘要，並且進一步探討許多其他主題，包括慮病症。他的結論提到我們關於自戀的概念，是加上許多佛洛伊德過世之後所提出的觀點才完成的——譬如，自戀被建構成為對於自體，而非對於自我的灌注之概念，客體關係理論之影響，以非本能觀點重新定義自戀，以及當作防衛機轉以對抗情感的自戀。

Baranger 也強調自戀在精神分析中具有關鍵性的重要地位，視其重要性等同於認同概念，而兩者對於促成理論重建的影響皆非常深遠。如他所見，自從完全被導引入理論之後，自戀「顛覆了本能理論；心理衝突最根本的路徑此刻變成處於原欲與破壞性之間的競爭，亦即生命本能（愛神）（*Eros*）與死亡本能（死神）（*Thanatos*）之間」。他將佛洛伊德著作中的自戀概念發展史作一番翔實而縝密的敘述，提到下列五個概念是如何持續性被重新概念化——自體性愛作為原欲的一個階段，自體性愛作為一種滿足原欲的模式，次發自戀、原發自戀以及自我本能。他指出即使佛洛伊德的論文焦點集中於性倒錯、戀愛中的狀態、自我理想以及團體的研究，佛洛伊德的論

文最終激發了客體關係的研究。**Baranger** 為佛洛伊德之自戀觀點的演進，以及它如何改變我們根本的精神分析概念作了一次非常有深度的檢視。

在 **Kernberg** 的文章中，佛洛伊德最卓越的系統性論述是他關於自體灌注與客體灌注之間緊密關係之見解。根據 **Kernberg** 的看法，「用當代語言來說，我們可以說原欲灌注擺盪在自體與客體之間，產生自內射與投射機轉，掌控自體與重要他人情感灌注（*affective investment*）彼此的強化，即內在與外在世界的客體關係同時增強，而這又會彼此增強」。他也表示，在當今的科學領域中，我們會對佛洛伊德關於精神源自於一個封閉系統的假設提出質疑。他反而建議，根據精神分析實務與嬰兒觀察，自體與客體關係顯然非常早就發生，而且是同時出現；他因而質疑自體性愛狀態或是原發自戀狀態其中任一個概念。在他的架構中，情感與驅力有密切關係；重要的是驅力的發展，而非在生命最早期一開始就有一個分化過的驅力。回顧佛洛伊德的論文後，**Kernberg** 轉向他自己對於正常與病態自戀的分類。他認為「病態自戀反映的原欲灌注並非發生在一個正常整合後之自體結構，而是在一個病態自體結構」。

Segal 與 **Bell** 所鍾情的不只是詳細闡述佛洛伊德之自戀理論的發展，也包括後佛洛伊德時代的理論性闡述，特別是克萊恩學派的。他們的文章是一篇重要評論，因為它對於佛洛伊德的詮釋以及它為 **Melanie Klein** 著作的某些基本教義作了清晰的綱要，這對於不熟悉這一精神分析思想學派的人相當有用。**Klein** 很明白反對佛洛伊德堅持客體關係出現之前存在著自體性愛與自戀階段。她認為「自戀性退縮」（*narcissistic withdrawal*）是退縮到內在客體。從她的觀點而言，不管如何退行，並不會出現一種無客體（*objectless*）或是無衝突（*conflict-*

free) 之精神組織所造成的精神狀態。不談階段 (stages)，她提出妄想——類分裂位置與憂鬱位置 (positions) 的概念。在她的參考架構中，自戀性客體關係正是妄想——類分裂位置的特徵，此時世界被分裂成為好客體與壞客體。這個分裂發生於內部，但也是被投射而來。「最顯著的焦慮具有一個妄想性本質，而防衛的目的在於保護自體與理想化客體，免於受到兇殘客體之攻擊，而這些兇殘客體包含從嬰兒自體而來之分裂且被投射的攻擊」。Segal 與 Bell 討論 Klein 的「對某些類分裂機制的評論」(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這是她描述自戀的主要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她也第一次詳細解釋投射認同機轉。如同 Segal 與 Bell 指出，「過度使用投射認同機轉的病患會受困於一個他們自己投射之觀點所建構的世界裡」。如此過度使用弱化了自我，使得自我難以應付焦慮，因而導致更進一步的分裂與投射。Segal 與 Bell 也描述了某些病患——他們感覺愛戀對於自體是個威脅。如同許多我們的評論者，他們談論到客體關係觀點是必要的。他們的結論是藉由強調神話中的納西塞斯並非無客體，而是深陷於他堅信是一個失去的愛戀客體，而事實上這卻是一個自體被理想化的部分。由於堅信他自己身陷於戀愛中，使得他不忍離去，最後終於死於飢餓，因為缺乏「一個他或許能夠得到真正需求的真實客體」。

Ornstein 從自體心理學的觀點談起，從佛洛伊德的論文直到 Kohut 的精闢研究來回溯自戀概念。他指出透過臨床觀察所引發的問題已經兩度引導精神分析慎重思考自戀這個議題，每一次都動搖精神分析理論的最根本基礎。第一次觀察迫使佛洛伊德在 1914 年修訂原欲理論。根據 Ornstein 的說法，佛洛伊德新的自戀理論與後來 Kohut 的觀點皆威脅現存精神分析的衝突理論。他描述佛洛伊德在寫作自戀論文時所必須回應的教學

法背景，明確地說，就是他需要對抗 Adler 在 1911 年與 Jung 在 1913 年的悖離。從那裡他著手闡述佛洛伊德自戀理論的關鍵元素，並且討論後佛洛伊德時代文獻中這個概念的命運。他的文章中最獨特的是他回溯佛洛伊德與 Kohut 間的發展路徑。如同他所言，Kohut 一開始並未將自戀理論化，而是將他的注意力轉移到臨床觀察，以及他治療自戀型人格障礙病患時所觀察的兩種移情類型。這兩種移情，亦即「鏡映移情」(mirror transference) 與「理想化移情」(idealizing transference)，對於我們而言已經耳熟能詳。藉由研究移情的細節，Kohut 因此有能力重建他相信是造成精神結構化不足之嬰兒與兒童時期創傷，也因此存在著明顯的自戀病理。鏡像移情是因應嬰兒時期之「自大大體」(grandiose self) 而出現；理想化移情則是為了因應「理想化雙親意象」(idealized parent imago)。Ornstein 指出，Kohut 第一個理論方面的革新是提出自戀與客體愛發展路徑是各自獨立的。他討論這項理論革新在臨床與技術上的意涵，並且提到它使得修訂發展理論成為必要性。他為自體心理學所做的闡述，如同 Segal 與 Bell 為 Klein 學派理論所做的澄清。

Henseler 注意到佛洛伊德以經濟學觀點來描述自戀現象碰到困境。於是他在 1914 年的文章中，特別是第二段與第三段，轉向源自經驗之關係世界的情緒狀態與幻想，以便詮釋自戀——譬如，在他討論自大狂、思想全能、姿態、幻想以及其他的魔幻力量，每一項都意謂著與客體形成關係。Henseler 於是試圖擴展原發自戀概念成為一個古早的關係型態。比如，藉由轉向佛洛伊德詮釋雙親的愛 (parental love)，Henseler 認為雙親所認同的不只是嬰兒，而是整體互動。他提到「實際上，雙親的努力是朝向創造一個關係，在這關係中法則不適用，